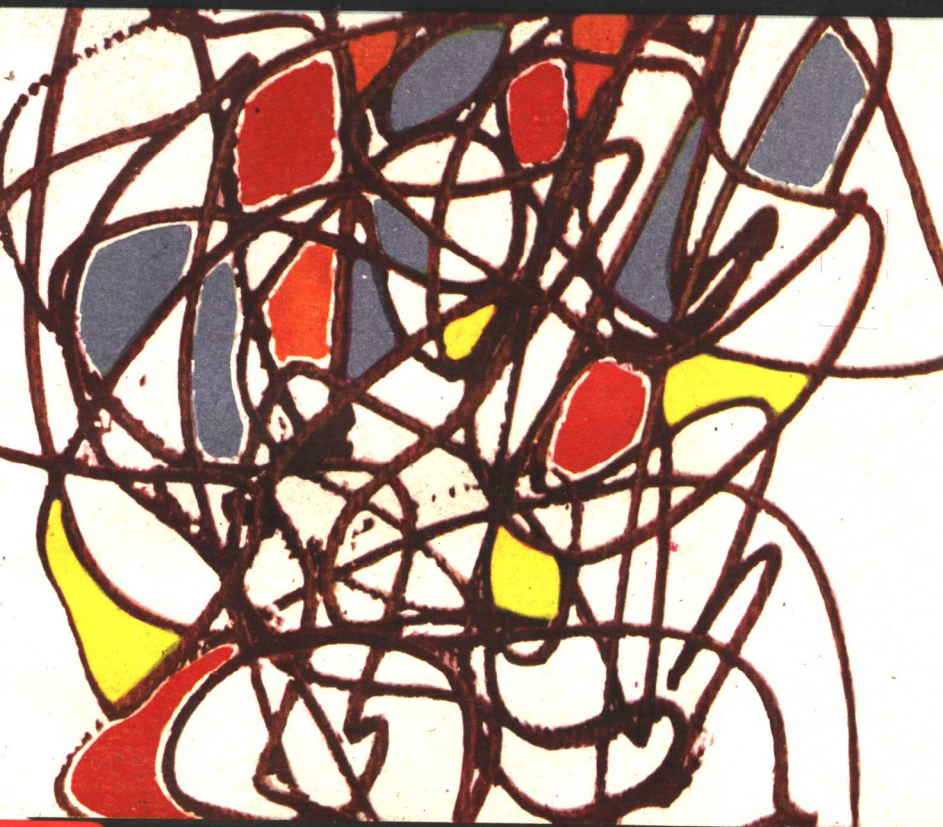




浩 著

废墟里的铁网

I 247.7
J366

江 浩 著

废墟里的铁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呼和浩特

8703783

废墟里的铁闻

江 浩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3千 插页: 2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统一书号: 10089·360 每册: 1.15元

序

刘绍棠

几年前，江浩同志从遥远的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给我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并且附有一篇小说，希望我看一看，谈谈我的意见。当时，他的作品还比较稚嫩，也还没有选定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但是，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草原生活气息，使我感到他具有从事文学创作的才力。只是他很年轻，难免受到时髦小说的某些影响，选材和描写都非所长。我不敢好为人师，没有对他的小说指手划脚。然而，我的年龄比他大得多，写小说也比他早得多，应该将自己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写在回信里，供他参考，或许可以使他少走一两步弯路，这是过来人对于后来者应尽的义务。我说，我出生长大在北运河边，你出生长大在科尔沁草原，咱们都是土著，深深扎根于家乡的人民和大地中间，应该扬长避短，以致力乡土文学为宜。时尚之作多变，地处边远的人紧追慢赶，也只能望尘莫及，西风洋气吹进大城市，皮毛模仿之作颇有时价，待到边远地区也来效颦，此风早已过时不候，价格大跌，没有行市了。所以，我主张人在本乡本土，心爱本乡本土，笔写本乡本土，才能避免劣势，充分发挥优势。

这两三年，江浩的作品主要是写科尔沁草原的乡土题材，作品中越来越具有浓郁的科尔沁草原的地方特色。他在茁壮地成长起来。潜力仍然很大。前程似锦。他的作品正在走向全国，至少不比北京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逊色，开始引人注目。他并无一鸣惊人之作，也没有靠吹捧而声名噪起。他脚踏实地，跳过自己的一个又一个高度，终于把横竿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谈起科尔沁草原，我马上便会想到端木蕻良，想到玛拉沁夫，也想到第三代的江浩。

对于江浩的创作，我并没有出过多少力，只不过帮助他找见自身本来就具备的优势。只因他的作品写得好，我才推荐给某些杂志；某些杂志发表他的作品，也只因他的作品写得好，丝毫不是看我的面子。

做为新一代的乡土文学作家，江浩和他的作品跟我和我的作品很不相同，我喜欢这个很不相同。

乡土文学不能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前人不应要求后人墨守成规，我反对新一代的乡土文学作家象邓友梅笔下的画儿韩。仿古乱真虽然也算高手，但制作出来的毕竟还是庸品。小说界中的画儿韩很能应时贩卖，模仿西方热闹了好大一阵子跌价之后又模仿苏联，仍有行市。难得的是竟有那么多眼皮子薄的人，喝彩喊哑了嗓子，鼓掌拍得两手红肿。

我希望江浩和其他新一代的乡土文学作家，要继承，更要发展，要守真，更要革新。

这篇短文，不象个序。好在序无定法，也可算序。

1984年7月15日

目

录

序 刘绍棠 1

哦，严峻的牧野大道 1

走出鄂博古尔沙漠 23

我们的人生是这样转折的 35

他们没有等待 56

废墟里的铁闸 72

考验 88

他们在寻找新生马化石 98

八百里路风和雪 114

晚霞在大地上燃烧 132

在京都，春风驮起一只孤雁 143

希望在这里 157

我们相逢在古驿道上 168

车队，正通过积雪的荒原 186

她，光明的使者 204

在那遥远的牧场上 219

都冷桑阿爸和他的梨花鹰 233

后记 253

哦，严峻的牧野大道

一、多么熟悉的牧野大道——

是车轮和大地长年磨擦的记录

啊，多么亲切而又陌生的牧野大道呀！

哈斯乌拉放下漆黑的人造革提包，用爬满青藤般的手背，揉了揉布满血丝的花眼，神情复杂地瞅着脚下的大道。

——它象一条褐色的巨蟒，在初秋的草滩中间懒洋洋地蠕动着。它扭动着笨拙的身子，绕过梵幡经旗飘拂的索伦散包；然后，急不可待地钻进鸿雁栖脚的柳树灌木丛。在阵阵的蛙鸣诱惑下，它一头又扎进浑浊的西拉木伦河里；几秒钟后便拖着湿漉漉的身子，爬上铺满黄芨草的天然堤岸，精神抖擞，笔直地闯进额利格图村。

不知是家乡的炊烟扰乱了他怡静的心绪，还是归牧的骆驼羊惊悸了他萌生的思念。他惆怅地往岔道上看了看——那辆把他刚刚抛弃下的公共汽车，拖着一缕玫瑰色的彩带，和夕阳一起消失在乌兰哈达的山口里。他不太习惯地朝左右看了看，当意识告诉他身边只有牧草在摇摆，落霞在浮动时，

一种孤独感隐隐袭上心头。白色的卧蚕眉在有点伤感色彩的眼睛上，不安地抖动了几下。尽管孤独感在他感情微妙变化中，找到一隙可乘之机，但他却没有一丝沮丧——他毕竟是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干部了。

他勉强弯下骨殖增生的脊梁，慢慢拎起了三十八年的全部积蓄：黑色的人造革提包；提包里装着一件雨衣，一双水靴，几套中山服和三身军装，外加一套从日本侵略者手里缴来的黄铜刮胡刀和铝制牙缸。不知怎么的，当他拎起提包时，心里潏然涌起一股慰藉的浪涛。他觉得自己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愧于当年将他送走的故乡父老，无愧于始终在这里为他养儿育女、照料家庭的妻子。

在晚风驮着落霞飞驰的牧野上，他觉得自己一下充实了许多许多，便迈开大步，沿着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牧野大道，向生育了他的额利格图村走去。

这时，一匹奔马的蹄声从身后传来。

他回头一看，来人光着膀子，满脸酒气。他的坐骑，瘦得全身只剩一副骨架；好象来一阵风就能吹散架似的！草原上哪有这样的骑手？

“你，你上那儿去？”骑手在马背上东倒西歪，舌头比放了三年的奶豆腐还硬。

“上额利格图村，小伙子，你是那个村的……”他觉得这个骑手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光着膀子的骑手，蓦地瞪大了一双醉眼，瞅了他足足有三分钟。然后，猛地抽了瘦马一鞭，粗野地跑了。

哈斯乌拉茫然一愣，不明白自己哪点冲撞了他。那个骑手，在乱晃荡的马背上，又扭头瞅了他一下。似乎要在他的

脸上印证什么东西似的。

哈斯乌拉的情绪一下遭到了破坏。这个年轻的骑手，一定是额利格图村的。他为什么连马都不下呢？是没认出我来？不。假如那样，他干什么打马就走呢，并且还回过头倏倏地盯了一会儿呢？

他是谁家的孩子？都是秋天了，还光着膀子。骑着风都能吹倒的瘦马，浑身的灰尘，象是从远处归来的。

由此，他想到许许多多。

马背上的旧相识，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礼节款待他呢？他边走边想。他想到和他骑着一头小牛长大的哈日瑙海，连续三次禅联全旗那达慕摔跤冠军。可三次发奖，他都重复着两个机械的动作：握手，递奖品。唔，想到这里，他真有些后悔。本来应当象童年一样，拉上摔跤手找个没人的草滩，抱着没眼儿的牛角瞎吹一通。可是，一种不成条文的惯例，象是罕山里的古藤缠住了他的手脚，象是无形的缰绳拴住了他的舌头。即便是在握手，递奖品的几秒钟，他也得按大会工作人员的叮嘱，侧过身子给摄影记者一个理想的角度。他对这种摆布讨厌得几乎到达了憎恨的地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但他又不能将这种情绪表露出来——作为一个旗委书记。他也曾感觉到，他几次到家乡检查工作，陪同的人太多了——一条无形的墙将他和乡亲们隔开了，前后簇拥的全是社队干部。他有时想和乡亲们说说心中的苦衷，但是，时间对他苛刻到了极点。旗和旗之间为了草场发生了纠纷，引起了激烈冲突，他得做为了一旗之主参加“双边会议”；一件事的终结，就是另一件事的开端，这个公社出现了毁林事件，他要到现场，抓典型，召开电话会议，提醒全旗干部和群

众，不要再发生此类事件，以防大自然在几十年后对子孙复仇；那个公社遇上“白灾”，他也要爬上运送物资的大卡车赶到那里，跟着灾民进行倒场活动；某个小学女教师遭到野蛮的家长毒打，他也得亲自去催促处理，为那些工资低、待遇差的教师们壮气；他还得定期参加共青团和妇联联合组织的集体结婚典礼仪式，以鼓励青年人简朴办婚事的精神……以前，他作为一个旗委书记，很少希望乡亲们能够谅解他。现在，他做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是多么渴望左邻右舍的乡亲，能够体谅他的难言苦衷呀！

人的意识象山谷里的薄云，象密林里的晨雾，是流动的。他想到嘎拉僧阿爸——这个在草原上久负盛名的行吟歌手。老阿爸的儿子却吉，因将全旗高中考题泄密，被他开除公职，留校察看一年。是他在几个常委姑息的批语上，代表全旗二十八万人作出最后文字裁决。而他的启蒙教师，入党介绍人嘎拉僧阿爸，听到这个消息了吗？这是他让位前两天干的最后一项工作。老嘎拉僧会不会骂他是：趁羊爬倒时专叼眼睛的鹊雀。他还会骂：石头当不了枕头，当官人交不了朋友。想到这儿，他苦笑了一声，继续往前走。

浑浊的西拉木伦河，横着身子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放下提包，要蹚水过去。当他脱半腰布靴时，他的手一下僵硬了。靴子是妻子精心做的。每年在六月二十日，她在托人捎来一双崭新的靴子。三十几年，不管他外出在那里，靴子总会奇迹般地出现在手里。同事们开玩笑说：你爱人是在警告你，不要搞别的女人。他听后淡淡一笑。他知道，妻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他和她新婚不到一个月离别的时候，他的一句戏言引起的。“还有什么事吗？”她低着头，含着泪水

问。“没有了。你要是闷得慌，就一年给我做双靴子。要是等不起我了，就别做了……”妻子一听，哭了。现在，他看到靴子，猛地认识到自己欠了她一笔难以偿还的巨债。他当了十几年的旗委书记，妻子竟然连旗里的柏油路都没看过，更不用说坐坐吉普车了。他想到当了空军中队长的大儿子，在内蒙古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二儿子，和迄今在公社中学上学的三儿子，——齐刷刷地长大了，并且都出息成人了。这都是她拉扯大的，可是做为父亲的自己又帮助过些什么呢？他可能是个很难得的一旗之长，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应遭妇女界谴责的不及格的丈夫。他不由自主地长长叹了一口气。他想起评选模范丈夫的发奖大会。他既羡慕他们，又有些嫉妒他们，有时甚至感到妇联负责人不懂辩证法，委屈了他这类型的人。现在，他才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他得赶紧补当好丈夫的这一课。

这时，从牧野大道迎面跑来一群烈马。马群，象巨涛一般地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啸。拖着弥天尘幔，踏碎一地晚霞，扑向在暮色中焦急地等待了它们许久的西拉木伦河。一匹匹烈马，都伸长了脖子，鼓起宽宽的鼻孔，争先恐后地朝前赶。显然，它们是从夏营地迁移归来的马群，这里的一切唤起了它们遥远而又幸福的回忆。这股由桔黄色、火红色、白色、花斑色和青云色的马群组成的洪流，正用千百倍的兴奋，向额利格图村大声地叙说着相见的喜悦和别离的愁绪。大地，仿佛也受到它们情绪的影响，激动地战栗了起来。牧野大道似乎难以承受它们的感情重压，黄色的皮肤下面绷紧的肌肉痉挛得疼痛呻吟起来……

哈斯乌拉，被这壮观而又振奋人心的景色吸引住了。他看

到了力量的象征，勇敢的化身；他看到了游子的思念，孩提的欢乐。“马在不断的奔跑中。积蓄着力的强度和速度。”哈斯乌拉脑海瞬间升起一条彩虹般的哲理。他左手拎着提包，右手拎着靴子，索性赤着脚朝前走去。大自然仿佛将他重新合成了——赋予他成熟的思想，青春的躯壳。他猛地想起嘎拉僧阿爸三十多年前，送别他的话：

“马，只有回到草原才会长寿；人，只有回到家乡才会年轻。”

直到今天，他才真正理解它的黄金般的价值，才明白它所珍藏的丰富内涵。

牧野大道呀，到处都是马蹄亲吻过的痕迹。沿着这铺满烫人亲吻的残迹，他和普通人一样走进额利格图村时，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恭恭敬敬地摆放在村口“敖包”的上端。

就在哈斯乌拉弯腰捡石头的一瞬间，村头的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倏倏地从毡房里，悄悄地放出了四条恶狼般的黑狗，哈斯乌拉全然不知，依然向前走去。

牧野大道，是一句令人思索的古老箴言。

二、唔，坎坷的牧野大道——

是狂风和暴雨撕拧后的一串残迹

如果说，牧野大道是一首充满嘈杂的长诗，那么路边发黑的毡房，就是长诗中的一个点错的标点；如果说，牧野大道是一幅远邃幽雅的画卷，那么毡房旁边的桦木栅栏，就是画面里的一处败笔。

哈斯乌拉刚刚要绕过这座毡房，突然，从桦木栅栏里凶猛地窜出四条黑色的细腰猎狗，仿佛是听见了主人的神秘旨

令，竖起颈毛，龇着一排尖尖的长牙，皱着鼻子扑到他的脚下。尽管哈斯乌拉是在草原上度过童年的人，但还是慌乱了起来。他在惊悸中将手中拎的靴子，狠狠地往就要咬住大腿的狗身上砸。那只狗猛地一躲，靴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另只猎狗发疯地扑上，照着靴子狠狠地咬了几口。此时，哈斯乌拉象是被疾风推动的老榆树，脚步踉跄地抡起提包。

“呼——”

一声尖利的口哨，从毡房里不紧不慢地传出来。四只猎狗不情愿地停止了进攻，甚至有些埋怨地扭过头去，悻悻地盯着毡房门……

哈斯乌拉象头气红了眼的牦牛，咬着嘴唇，艰难地扇动着鼻翼，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等待着狗的主人出现。但是，他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四条猎狗活象四个恶煞的狱卒，立在他的身前身后。

在浓重的暮色里，那个光着膀子的青年人，慢腾腾地从包门探出头来，醉眼朦胧地骂道：“是狼闯进了羔棚，还是狐狸钻错了洞，你们发这么大的火？”说着，他眯着眼睛往哈斯乌拉这里瞄了几眼，抱怨地嘟哝着。“真他妈的见鬼了。连个鬼影都没有，就乱咬上了。”说完，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就要缩回包门里去了。

“年轻人……”哈斯乌拉刚一张口，四条猎狗就向他发出一连串威胁的警告，他只好把下面的话咽到肚子里。

“啊，是旗委书记！”他拎着又肥又大又脏的裤子，慢慢地走出毡房，懒洋洋地倚在门框上，脸上努力装出吃惊的样子。“唔，都怪我，都怪我。我这些狗还从来也没咬过人呢。”他的腿却象埋在土里的马桩，一动都未动。“我要是

忘掉你的教育之恩，就让受惊的马踩烂我的心，让山上飞来的滚石砸掉我的脑袋。我乌力吉仓决不是没有记性的猪，我这就将狗……”说着就钻进毡房找出一条裤带来。

当他报出姓名后，哈斯乌拉的火“腾”地从鼻孔窜出来，热血烧红了他的脸颊。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污辱，是一件什么性质的报复！他也冷静地认识到，自己应当怎样对待他——时代的畸形儿！

首先，他自然而然想到乌力吉仓的父亲——罗敖力布，这个仍旧在押的“四人帮”爪牙，靠打砸抢上去的前旗革委会主任。想到青云直上的罗敖力布，遗弃了乌力吉仓的母亲，使这位贤慧善良的妇女精神分裂，被一辆拖拉机压死的情景。更使他记起两个月前，关于处理这个乌力吉仓违法贩马时，常委们的争吵。多数常委坚持对他起诉，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其父是“四人帮”的走狗，十年之间使草原人民遭受苦难；他本人在分户饲养的“新苏鲁克”中，进行倒卖贩马活动——不能简单、孤立地对待这个问题，也不要管是不是初犯。哈斯乌拉阻拦了这次行动，他迎着常委们——这些身上至今还带着罗敖力布鞭伤的人们那不满和愤怒的目光，一字一顿地说：

“我提醒同志们，要按党的原则办事，不要感情用事。乌力吉仓，是个年轻人，又是初犯，还未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按刑法来讲，还不足逮捕。况且，他的贩马活动，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是受其父亲唆使的。记住，我们共产党人不搞株连政策。我建议，对乌力吉仓进行教育挽救，就象教育挽救所有失足青年一样……”

常委们都扭过脸去，瞅着墙。

“同志们，我们都要自觉地克制自己。不要辜负了党对我们的多年培养！”

常委们纷纷转过脸来，道理虽然通了，但感情还未平息下来。

“具体教育办法，由有关部门按法律去决定，但我建议应从教育入手……” 哈斯乌拉征求大家意见。

常委们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

但是，外界的舆论却朝他扑来。有的说，他和罗敖力布是一个村的，或许有点关系，才用堂皇的理论保了乌力吉仓；有的说，他是孬种，罗敖力布将他关了监狱三年，他都不敢押他儿子一年；有的甚至说，乌力吉仓贩的马里，或许有他家的呢……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他一笑了之。他从中更感到维护党的原则之艰难。十年动乱，人们的思想已遭到严重扭曲，不再轻易相信真善美了。

——想到这里，他把提包重重摔到地上。“乌力吉仓，你给我出来！听见没有，把狗拴起来……”

猎狗的牙，又都龇了出来，大有一跃而起之势。

“别急，旗委书记。”他趿拉着鞋，披着一件雨衣，磨磨蹭蹭地走出来。“书记，您老别发火。我是破了的喇嘛鼓。还怕敲打？”他刚才成心是让猎狗围住哈斯乌拉，借以发泄心中的怨气。

“——你这个小混蛋！”

突然，从俩人的身后猛地炸响一声惊雷，震裂了沉重的暮色，冲破了双方的僵局。

哈斯乌拉回头一瞅，喊了起来：“哈日璘海！”

此时，哈日瑙海象座褐色的山峰，立在枣红马的鞍上。他不瞅远道来的老友哈斯乌拉，却两眼喷着火盯着乌力吉仓。他，古铜色的脸上呈现着一层寒冷的阴云，拽着马缰的右手，在剧烈地颤抖。他身后的四条银白色的猎狗，伸长带着铁钉的脖套，竖起双耳，朝着乌力吉仓发出仇视的低鸣。

乌力吉仓把双臂一抱，脸上露出一丝冷笑——他根本就没有把这老摔跤手放在眼里。他也有很高超的摔跤技巧了，便拿出一副无赖的架式。

“你这个‘四人帮’爪牙的崽子，还想把罕山翻过来当做上马石？！”

哈日瑙海的咒骂，使哈斯乌拉大吃一惊，心“忽”地掉进了深渊。

“你别拿这吓唬人，我不怕。我是烂牛皮不怕暴雨浇，牛犄角不怕蚊虫咬。”

“你别和我绞舌，你这个小混蛋！”

说实在的，哈斯乌拉是极不赞成老朋友这番举动的。乌力吉仓毕竟是个青年人啊！即便是犯了错误，也不应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他熟知老朋友的脾气和秉性，劝是劝不住的。

此刻，哈斯乌拉光着脚，沿着大道朝村里走去。秋天的牧野大道，铺满了成熟的蒺藜，尖硬的刺扎进他的脚板，疼痛从脚心一直串到心里。他咬着牙，头也不回地朝前走，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心中的一股莫名的烦恼。

哈日瑙海先是一愣，正要发作时，看见蒺藜丛中的点点血迹，才狠狠地瞪了早已沮丧得垂下头去的乌力吉仓一眼，弯腰夺过靴子，打马向前追去。他撵上气鼓鼓的哈斯乌拉。

“给！”他不满地把靴子摔到他的脚下。“今天便宜了

那个小子。”

哈斯乌拉板着面孔瞟了一眼怒气未消的老朋友，长长叹了一口气，坐下来，拔出脚心的蒺藜，穿上靴子。

“你不觉得做得太过分了？”

“过分？”哈日瑙海大概自知理亏了，马上转移话题：“旗委书记，干啥来了？是不是检查出席自治区摔跤比赛的准备情况？”

“我已经不是旗委书记了，从现在起就叫我的名字吧。”

“啊？”

“这是真的。”

“啊，那我先走一步，去和嘎拉僧阿爸商量商量，派谁去参加自治区摔跤比赛……一会儿，再去看你……”说着还有些疑虑地看了哈斯乌拉一眼，就打马急驰而去。

哈斯乌拉一看这般情景，只得苦笑了一声。我们干部制度的弊病，就是只能上不能下。群众用习惯的眼光看待他这次主动让位的举动，这不能怪他们。他拎起提包，慢慢朝自家的毡房走去。

归来的马驼羊牛突然涌进村子。额利格图村沸腾起来了。牧妇们急忙打开栅栏，小孩拎着树条寻找自己心爱的牛犊。牧人们纷纷在自己毡房前下马，用鞭子轻轻抽打着裤子上的征尘。

牧野大道，是一条使人觉醒的哲理。

三、啊，沉默的牧野大道——

是承受爱的重荷时所养成的性格

褐色而又陈旧的毡房，象座孤岛飘浮在村庄的最北边。